

苍穹

让青春撒个野

—— 蔡 平◎著 ——



让青春撒个野

—— 蔡 平◎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青春撒个野 / 蔡平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1
(苍穹)

ISBN 978-7-229-09191-0

I. ①让…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7415 号

苍穹·让青春撒个野

CANGQIONG RANG QINGCHUN SAGEYE

蔡 平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别必亮 吴 昊

责任校对: 胡 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340 千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191-0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
|------------------|----------------------|
| 第一章 体检 /1 | 第十五章 记吃不记打 /172 |
| 第二章 征程 /17 | 第十六章 元宝离队 /184 |
| 第三章 从军第一仗 /29 | 第十七章 拍案说法 /199 |
| 第四章 入伍教育 /41 | 第十八章 身体快乐 /206 |
| 第五章 写检查 /49 | 第十九章 被子风云 /214 |
| 第六章 学雷锋标兵 /58 | 第二十章 选择性失忆 /223 |
| 第七章 拟定口头警告处分 /72 | 第二十一章 退学 /243 |
| 第八章 军事考试 /83 | 第二十二章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250 |
| 第九章 猪圈会议 /94 | 第二十三章 跳伞救生 /260 |
| 第十章 “暗哨” /102 | 第二十四章 挑战 /275 |
| 第十一章 打赌 /113 | 第二十五章 我叫废物 /287 |
| 第十二章 承诺 /126 | 第二十六章 野外生存 /306 |
| 第十三章 “表妹”来队 /146 | 第二十七章 报国门 /328 |
| 第十四章 放假 /157 | |

第一章 体检

最初，我是怀着看热闹的心情、抱着应付的态度参加的招飞体检。其实，对于体检我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初中毕业时，因为想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我参加过招兵体检，结果，第一关就被接兵的解放军叔叔喊出了队列。他说：“这个刷下去，手肘粗了。”这事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从那天起我就认定自己不是当兵的料，尽管有着一米八零的身高和棱角分明的脸，却注定与军队无缘。

所以，我知道，我唯一的出路就是排除杂念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否则迎接我的就是无数双瞧不上的眼睛。

我实在太调皮了。

自打记事以来，我就不停地折腾，极尽所能地与父母、老师、同学以及邻居对抗着。初中的时候在重点班，让所有的任课老师喊头大。父亲是非重点班的班主任，于是把我拎到了他的班上。我对到老爹门下做弟子非常不耐烦，想尽了办法与父亲对抗着，尽管在上他的课的时候装作很老实的样子，可私底下“作奸犯科”的事儿依旧没少干。

无奈之下，父亲把我转到他叔叔的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是省重点，进去的时候学校对我进行了单独的入校考试，除了英语，其他课程的成绩让那些老师十分惊讶。班主任关一鸣是父亲的叔叔，我的叔公。我们这个家族非常讲究家族观念，我的调皮才有所收敛，但也时常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招飞体检之前，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人生里什么叫做刻骨铭心的东西。

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完毕以后，我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寒假补课，背着书包就回了家。本来，平时的正课我不是在看小说就是在那里拿着笔涂鸦，补课，我就更不感冒了。我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补课的必要。但是，这事却在同学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我走后，许多同学也提出了抗议，不参加补课。外号叫做“异人”的徐兵同学借此机会向教委写信反映，列举了补课的十大弊病，其中一条就是老师补课并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化成绩，而是为了那可观的补课费，有悖于教师这一职业道德。在前一年，国家刚刚颁布确定“教师节”，整个社会掀起尊师重教的热潮，我们这样做，无疑与整个社会不相宜。老师们非常地震怒，而此事的导火索就是我没有请假且没补课。

再次开学的时候，班主任关一鸣怎么也不要我了，尽管他是我父亲的叔叔，我的叔公。我的行为已经由单一的调皮捣蛋上升到无组织无纪律和不尊重老师的高度。同样身为人民教师的父亲带着我去求情，他不为所动。父亲逼着我写检查，要我从思想深处作深刻反省，同时也是给在场的长辈和老师们一个台阶下。

我却坚持自己没有错，拒绝写检查，并且强调补课要因人而异。

这让父亲和他的父辈更加恼火。我那叔公，不仅仅要开除我，同时还要再加上一个处分。

叔公说：“以前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今已是质的飞跃。”

我却宁愿选择让人瞧不上和白眼，也不愿意低头认错。

父亲把手一甩：“不管你了！考不上大学，关家就没有你这个子孙！”

我的打死不认错，让父亲和叔公更加没了颜面。

不能读书，意味着我不能参加高考，同时意味着，我将和广大的待业青年一样等待政府给分配一个自己也许并不喜欢的工作赖以为生，然后在这个我已经臭名远扬的地方挣扎，在世人的白眼与不屑中和大多数人一样找个女人结婚生子，过完自己平淡的一生。

此时，学校的教导主任替我说了句话：“他的成绩足够考上清华北大，是学校升学率之保证，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吧！更何况我们作为老师，教书育人，对于问题学生应该重在教育，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他说得没错，如果哪个学校能有几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这所学校的声誉就会上升几个档次，尽管我们是省重点，可一样在乎这些东西。

教导主任发了话，叔公却没有借着这个梯子下去。他提出了一个比开除还让我无法接受的处分：在班会上跪下来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他看来这已是网开一面，我属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不能让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汤。

不仅仅是我，还有徐兵同学也必须接受这个惩罚。

我只有两个选择：跪和不跪！跪下去，我便没了自尊，却能够继续学习。不跪，在得到一时尊严的同时，也得到在社会上流浪的资格。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会失去尊严！

老爹脸色变了。教导主任把他拉了出去。

叔公点上了一支烟，看着我。

我无法将老师、长辈的称呼与眼前这个人具体结合起来，在心里对叔公关一鸣怀着一种刻骨的仇恨。我再怎么不是，也是关家的后代，看在列祖列宗的面上，他也不该这样逼我，“杀鸡儆猴”又不能挽回这事造成的影响。他不就是要个面子吗？哼，我还偏不给。

老爹把我叫了出去，一个劲地吸着烟，在烟雾中他等着我的选择。

“这书，我不读了！”我低着头看着脚尖说。

“家门不幸！”老爹扔掉了烟头，然后一脚狠狠地踩上去，仿佛他踩的不是烟头，而是我这个家门不幸。

“你就不能低低头？”知子莫若父，我是他的儿子，他知道我的脾气和个性。

“这与低头有什么关系？”我依旧看着自己的脚尖，不敢也不能看父亲的眼睛。作为老师，他同样是桃李满天下，可他今天得到的却是作为教师的羞辱，不仅仅是家门不幸。

在这个时候，我却能很清醒地理解老爹嘴里的家门不幸不仅仅是我，也有他自己和叔公，在这个他们为师几十载的地方，我让他们颜面荡然无存。

“低个头吧，儿子，就算当做给长辈敬的一个大礼。”

“与长辈晚辈无关。”是的，在我看来，如果真将我当做他的晚辈，他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教导主任搭建了多少好的一个梯子，他却逼着我去“跳楼”。

老爹长叹一声，转身，大踏步走了。

望着老爹远去的背影，我终于喊了一声：“爸！”

老爹停顿了一下，依旧迈开了脚步。

我追了上去。

老爹没有放慢脚步。

“爸！”

“说吧。”

“他真是你叔叔吗？”

“是！”

父亲走到了我的宿舍，卷起了我的铺盖。

“如果跪了，这辈子，永远抬不起头了！”我试图劝说老爹接受我的选择。

“你不跪，更抬不起头！你想过没有，现在就跟我回去，不是我没面子，而是你自己。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对于人生，已经没了想法，唯一能够让我安慰的是你，希望你能够出人头地，有所出息。”

父亲的话我明白，我出息了他的脸上才有光。有一次，老爹和一同事闹上了，那同事的孩子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用这来气老爹，老爹还击说，我家关山除了清华北大，他就没其他的地方可去。而今，我除了清华北大，更多了一个选择，可这选择决不是我想要的。

父亲将我的铺盖卷作了一团，然后狠狠地摔在了床上，胡乱地在兜里掏着，掏了半天，终于找到一支香烟，点上。

烟雾弥漫了他的眼睛。

“儿子，人活这一辈子，有些事，我们是不能不低头的，你想想，现在离高考还有多久，度过了这段时间，发个奋，考上清华北大，就算现在有人瞧不起你，那时也会对你另眼相看，谁还会记得今天这些呢？”

“我记得！”是的，我会永远记得。

“祖宗！要我给你跪下来求你吗？”老爹崩溃了。

看着老爹伤心欲绝，我做出了没得选的选择，因为我不选择，老爹就得选择。

在众多眼睛的注视下，我挺直了身子，奋力地砸下了自己的膝盖。

那一刻，我是木然的，什么想法都没有，既然跪下了，那么只有把这

动作磕得尊严一些。

叔公的表情也是木然的，而他的木然肯定与我的木然不同。

在木然之后他的眼睛，有了一些湿润。他没想到我会把地板磕得那么响亮，那么理直气壮。

多年以后，我一直想为这一跪赋予一个含义，可是我不能够，因为这事本身就没有意义，做错了事，就应该付出代价。

同学们是宽容和包容的，在今后几十年的岁月里，没有任何人再提及这一跪，至少没有人当着我的面提。

站起来以后，我对自己说，要做个乖乖“好儿童”，哪怕是表面上的。同时心里也有了恨。

需要做这道选择题的，还有徐兵。他一直拒绝做检查。学校决定处理他，事态的严重性已经上升到整个学校了，而不是局限于我们这个班。

就在这时，招飞体检开始了。

对于这次的体检，因为胳膊肘，我已经对自己宣布了死刑，我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七月份进行的高考上面。可我必须参加体检，因为班主任说：“所有的男生都必须去。不去者，档案里记上一笔，不爱国！并且，三年内不许参加高考和招工。”

此时，南国的硝烟尚未散尽，时常从广播里听到一些零星的南方边境战事的消息。对于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三年内不许参加高考和招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此在人生旅程上会重重地背上一个不爱国的包袱。不爱国意味着什么？那和叛徒、汉奸、走狗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就这样，我怀着应付、毫不在意的心情参加了这次体检。

“不是招飞体检吗？不知道这些眼镜跟着凑什么热闹。”我嘀咕着，体检队伍中不乏许多戴着眼镜的学生。

“谁也不愿意背着不爱国的评语过完自己的一生吧！”外号叫“美人”的同学汪强接过我的话说道。他是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和我一起溜出去打球、看录像的死党，有时也一起并肩打个架什么的。

“典型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徐兵从队伍中探出了脑袋接过了我的话。多年后我依然偶尔会想，如果没有他向教委写信，我的人生会是现在

这样吗？

可是，人生无法去假设。

“美人，你觉得我们这群同学能够选上几个？”我没话找话地问道，以此来打发排队给我们带来的无聊。

“你说的选上几个是什么意思？”徐兵问。

“就是说在我们这群同学之间，有几个能考上飞行员。”我说道。

“还几个呢！开什么国际‘微笑’！这群人里能有一个就不错了！也许是瞎子踢毽，一个都没。如果有一个，”美人指着我然后又指着自己的鼻尖说道，“是你，还是我？虽然你有一米八零的身高，但你看看你那瘦削的身子骨，是那料吗？这个人绝对非我这样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大美人’莫属！”

他说得没错，那时我很瘦削，莲子也因此常常笑我风都吹得跑。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三个人中间，只有你大美人能够考上，对吧？”徐兵反唇相讥。

“不服气？看看这！”汪强撩起了他的袖子，露出了胳膊上一团团隆起的肌肉。这家伙一直对哑铃和拉力器这些东西进行着折磨，那一身腱子肉，不是我和徐兵这样的文弱书生所能比的。

“老子的理想就是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今天，实现理想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完全可以触摸得到那理想之门在向我敞开着，老子已嗅到了它里面的气息！”说完，他闭上眼睛，仰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为了教育我，叔公曾经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文题《我的理想》。

大凡学生没写过这个作文的概率为零，从小学我们就开始写，没想到到了高三，还会重新再写这个作文。拿着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却一片茫然。很小的时候的理想是当火车司机，把外婆、五娘、小舅舅等亲人接到北京去，因为我的亲人太多，所以只能幻想做个火车司机。而现在，我没了理想，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现在的我，只有一个目标，必须考上清华北大，什么专业没去想，只要能考上就行。

写了还不算，我还必须站在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宣读我的理想。

叔公听完我的作文，咬着牙齿：这不是理想，是短期奋斗目标。

汪强说得没错，他的理想一直就是考个军校什么的，这不是秘密。

他之所以常常跟我一块儿溜出去玩，不是不爱学习，而是这家伙的精

力实在太过剩了，他说他的精力就该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国防事业。

“别以为你练就了一身的‘强盗肉’，就可以考上！据说，还要看身体的各项综合指标，仅仅体检表就这么厚。”我很夸张地用手比画了一下。

“关山，老子就是想考上飞行员！这就是我现阶段奋斗的目标！”汪强很坚定。

“你要能考上，那么我关山也能考上！”我也不甘示弱地顶了上去。

“我也能上！”徐兵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

“赌一把，怎么样？”我想我好赌的天性这时就体现了出来。汪强知道我曾经去参加过招兵体检，他明白我的意思。

“赌就赌！谁怕谁！”汪强充满自信地接招。

“好！不愧是我们的‘大美人’，有气质！我也算一个！”徐兵跟了上来。

“队列里不许讲话！”还没等我们说好赌注是什么，如雷般的声音就在我耳边炸响。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抬眼，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这个人来。

足足一米八五的个子，一身得体的空军军装丝毫掩藏不住他身体里的肌肉和活力，一张刀刻斧凿的脸，配上犀利的眼神，完全可以与雕塑大师刀下的那些塑像相媲美。我有个讨打的坏毛病，看到比我高比我壮的人，就想上去踹一脚，可是对于眼前这个人，没了这个想法。

此人深深地镇住了我们。与眼前这个摄人心魄的军官相比，我们完全就是没有发育成熟的小屁孩子。我们三个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闭上了嘴巴。等那军官转过了身子，汪强说了句：“帅！酷！真牛！”

“你不是要献身国防吗？就得做这样的军人！”我悄悄地对汪强说道。

医生利索地量着我们的身高、体重和坐高。

“什么叫坐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坐高这个词。

“坐下来的高度。这是检查腿的长度以及坐下来的高度，这是飞行员体检所特有的。若太长、太高，机舱会装不下；如果短了，就会够不着，所以要有适当的控制。”那医生非常有耐心，“如果你过了这关，你还会碰到其他特殊的体检项目。”

那些戴着眼镜的同学在第一关就被那高大的“雕塑”无情地拎了出

去。一关又一关地下来，开始和我一起排队的体检队伍只剩下了几十号人。

我、汪强还有徐兵走到了第八大关，每一大关里又分若干小关。这关是外科体检，前面出来的同学一脸的羞涩却又不怀好意地对后面的人笑着。

“他们怎么这样的表情？”我纳闷。

“什么叫外科？就是说让你脱光了衣服，由女医生检查你所有的功能，最主要的是看看你有没有反应，否则今后怎么对得起组织上配发的空姐。”汪强一脸坏笑。

“不是吧？连这个也要检查？还配发空姐？”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配发，当然要配发，你当飞行员是一般人啊？”徐兵说道，“那可是国宝级的，婚姻对于他们来说，是不能自由做主的！”

我下意识地想起了那在重庆女排担当主攻手的莲子妹妹。十二岁的时候她从大连到了重庆，从认识那天起，她就喊我关山哥哥，喊我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她的节假日基本上都是在我家度过。在所有的亲戚和朋友眼里，莲子就是关家未来的儿媳妇。如果真的考上了飞行员，那么莲子岂不是成不了关家的媳妇？那么这个深得妈妈喜爱的女孩子岂不是会非常难过？

“关山！”

医生的叫声把我从心猿意马中拉了回来，推门进入了外科体检室，排在我前面的汪强和徐兵早已被叫了进来。

“你们三个，把衣服脱光！”体检的女医生面无表情地说道。汪强的玩笑此时得到了验证，我不得不佩服这家伙有先见之明，可要我在一个陌生女人面前脱掉自己的衣服，这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很丢人的，我转身准备推门出去。

“害羞什么？我儿子都你们这样大了，他也参加了体检！”那女医生有些恼怒地说道。

汪强几下扒光了自己的衣服，赤裸地站在了我们大家的面前，眼前这个和我一般年纪的同学，我非常羡慕却又害羞地看着他的一身疙瘩肌肉。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脱！”女医生又呵斥道。

我极其不情愿地解开了自己的衣服。当我脱完时，徐兵和汪强已在光溜溜地接受着那女医生的东摸西捏了。我跟了上去，脸却发烧一样地烫着，我悄悄打量着汪强和徐兵，后者和我一样害羞，而汪强倒若无其事一般，

任由那医生摆布。她一边摸一边还记录着什么。

“你可以穿上衣服出去了！”她对汪强说道，没有半点感情，让人不可抗拒。

当我像逃命一样地穿上衣服奔出外科体检室的时候，却发现汪强哭丧着脸坐在体检室外面的长条椅子上。

“怎么了？哥们？”我上前问道。

“Game over！”他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

“啊？”我严重怀疑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我已经被踢出局了！”汪强再次机械地重复着他的话。

“Why？”

“疝气。”

疝气？疝气是什么？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对于我这个喜欢逃学，喜欢打架，主课成绩却好得出奇的“问题”学生来说，生理卫生课却是不及格的。

已经触摸到理想大门的汪强，此时，情绪低落到极点，我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对这次体检开始有了点感觉。它不是游戏，游戏失败了，还可以重新再来，而这体检，被检人员通关，才是胜利者。

“不是还有高考吗？而且你还可以报考其他军校的！”我说。

“那些地面军校算个毛啊？”汪强失控地吼起来。

我被单独叫进了一个黑暗的屋子，说是黑暗也不全对，还是有零星的一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散落出来的光。体检的医生把我拉到一张台子的边上站好，指了指离我有半米的两根绳子，对我讲解这关体检的内容：“用手拉着绳子的一头来调整棍子的位置，你认为连接两根棍子底部的虚线与台面那边的端线呈水平状态时，喊一声好就可以了。”

我定了定神，看见面前是一张比乒乓球桌还长的台面，台面上有两根笔直的绳子，一头距我有半米，另一头分别系在两根十公分高的棍子底部，两棍相距五十公分左右。零星的光线就是从台子的那头下方传上来的。

“允许几次？误差是多少？”我问道。

“你是第一个主动提出问题的人。你叫关山，对吧？”黑暗中传来浑厚的男人声音。

此时，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环境，循着声音的方向望了过去，觉得那身影就是那个用汪强的话说叫“真他妈的牛”的那“雕塑”军官。

“拉三次，误差不超过三厘米！棍子离你的距离是五米。”那军官在黑暗中说道。

“哦！”

“开始吧！”那军官命令道，语气中带着不可抗拒的威严。

我坐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将绳子握在手中，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五米距离的两根木棍，调整着绳子。这可是我从来没接触过的游戏，我把它叫做游戏是因为这项检测实在和游戏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以前从来不曾玩过而已。

“好！”

那军官从黑暗中走到台子的那头，弯下身子，仔细检查：“噢！再来一次！”

我又玩了一遍。

“好！”

“再来！”语气中似乎带点欣喜。

“好！”我大声还有些得意地喊。

他第三次仔细检查完后，走到我面前伸出了手：“认识一下吧，我叫崔齐山。我们名字里都有山，也许这就是缘分。”

我变得紧张起来，面对他伸出的大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慌乱中伸出了我的左手。他似乎毫不介意地握住了，我却立即感到手像插入铁钳里一般，疼得浑身打了一个寒战。

崔齐山松开手，反过来一把拍在我的肩膀上，我承受不住，身子一歪，蹿了两步。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顿时涌了上来：“欺负人是吧？拿枪舞刀的军人，欺负文弱书生算什么啊？如果我经过多年的军营生活锻炼，你还敢这样拍我？”

“好！有气魄！有胆识！虽然你现在柔弱了一些，但是我相信我的眼睛，用不了一年的时间，经过我的调教，你会成为一个好兵！你这脾气对老子的胃口！哈哈……从现在开始，我陪同你进行后面的检查……”

没等他说完，我却推门走出去，把他扔在那里。

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竟不理睬他的话自己走了。

他迈开步子跟了出来，像是自言自语地对我说：“要想成为我们中一员，必须通过后面所有的检查，而且还有文化考试和再次的复查，过五关斩六将，不知道你能否经受得起这些残酷的筛选。”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说的过五关斩六将其实还是缩小的说法，仅仅体检就有五百二十个单项，体检表像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

“不就是文化考试吗？自打读书开始，我拿第二就没人敢拿第一！”我还了他一句。

“太他爹的对老子的口味了！”他握紧了右拳狠狠地砸在自己的左掌上。他说“他爹的”不禁让我哑然，因为我们也这样说。

“可我不是当兵的料，而且也没想去当兵。”我嘀咕了一句，然后转身，懒得理这个“雕塑”大嗓门嘴里说什么，继续着下一关的体检。

当我在崔齐山的引领下走到神经外科的时候，徐兵垂头丧气地坐在了门外。很少进医院的我，对于神经外科这个名词还是第一次听说，普通的医院也根本不会设置这样的科室。

“怎么了，哥们？”我走到徐兵的面前。看情形他比汪强好不到哪里去，大概、也许、可能也被踢了出局。

“在这儿，卡住了！”徐兵抬起了头，眼眶里挂着泪水。

刚才的大概、也许、可能变成了肯定！

“像个婆娘抹啥眼泪！好男儿志在四方，难道你就让这一棵树给吊死了？”一个有着白净皮肤的男孩子对徐兵吼了起来。我侧了侧身子打量起眼前这个家伙。

他很帅，是与我和汪强所截然不同的帅气，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息。就是这股书卷气息，让我有些怀疑刚刚是他在指责徐兵。但他的话，让我生出惺惺相惜之意。

“我叫关山，你呢？”把手伸了出去，现炒现卖，一如崔齐山向我伸出手那样。

“欧阳长河！叫欧阳就可以了。”白面书生也伸出了他的手。他握住我的力度，虽然赶不上崔齐山那样训练有素的军人，但单就这个年纪来说，已经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我不相信眼前这个有着书生模样、与我一般大小的男孩子这样大的力量。

崔齐山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两个握手的大男孩。

“你为什么被咔嚓了？”我低下头问徐兵。

“神经外科的医生说我脸不对称！”徐兵带着哭腔说道。

我不由爆笑起来，然后迅速地闭上了自己的嘴巴，因为我意识到这里是医院，是我们招飞体检的地方，而不是空旷的野外，可以任由放肆地撒野。

崔齐山冷冷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眼睛却眨巴了一下。

我仔细地打量徐兵，同窗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发现他的脸不对称，而今仔细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

“这又不是选美，那么严格干什么？”

“比选美还严格！”欧阳长河接过我的话说道。

我走进了神经外科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胳膊肘的问题。那次体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关都没过得去。而这个招收飞行员的检查可比一般的招兵体检严格得不是一点两点吧，一路下来，居然畅通无阻地都过了关。本来我对这次的体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可是严格挑剔的程序，却让我有了挑战的想法，同时对这所学校有了向往。徐兵因为脸不对称在这里被踢出局，难道我也会有着同样的命运？刚刚有了一丝期盼的心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我坐在椅子上任由医生比画、捏摸、敲打，崔齐山依旧冷冷地伴着我。

医生终于比画和捏摸完，抬头对我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医生，我的胳膊肘没问题吗？”我忙问。

“我不管你胳膊的问题！那是外科的事。都走到了这里，说明你的胳膊根本没问题，非常的正常。”

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正常！为什么三年前在第一关会因为它被淘汰呢？这中间一定有着什么。走出门外，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我闭上了眼睛，把三年前体检的那一幕想了又想，还是无法想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既然想不出，那就不用想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崔齐山亦步亦趋地跟在身旁，我不张嘴，他竟也不会对我说什么。

我们居然保持着十分的默契。

他领着我进了一间宽敞的大屋子里，室内除了正常的办公桌子板凳外，还多了一把类似现在叫老板椅的那种椅子。

欧阳长河已经先一步到达，见到我，他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欣喜地说：“关山！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没想到你也走到了这里！”我冲他笑了起来，“这关检查什么呢？”

“好像是转椅！”

“什么叫转椅？”这次体检，让我成了十万个为什么。

“应该是用来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到东西南北的设备吧。”他腼腆地笑着。

“经过了这么多关的体检，感觉自己还没有坐到那张椅子上就已经晕了！”我故作幽默地说道。

“谁晕谁回去准备高考！”医生指着墙壁，“这边是东，那边是西！”

事实上这的确是要把我们整晕的设备。

欧阳长河坐上去，在腰上扣上像轿车那样的安全带，医生便按下了设置在墙上的一个红色按钮，那把椅子就开始疯狂地转了起来。估计转了差不多有三分钟的时间，医生按下了停止键，然后伸手去扶欧阳，欧阳却对他摆了摆手，意思是说自己还能挺得住。

“哪边是南？”医生突然问道。

欧阳用手指了指正确的方向。

“请用嘴回答我！”医生严厉地喝道。

“这边！”

“东北方向在什么地方？”

“这边！”

为什么要张嘴回答呢？欧阳开始不是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吗？我怀着这样的疑问坐了上去，同样被疯狂地旋转了后，放下来时，我才明白，如果我被转晕了，那种恶心和难受会随着回答医生的问题而倾口喷出，会不停地呕吐，在呕吐的同时是根本辨别不了方向的。一旦呕吐了，下一关就不用再继续了，就会像汪强和徐兵一样被无情地踢出局。

走完这一关，我却记不清楚坐在那椅子上时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为这我和欧阳赌过，因为他也记不清楚了。其实我根本不担心这关，打小我跟小舅舅调皮的时候，他就喜欢拎着我转圈，每次我都特别的亢奋。

做完散瞳检查戴着墨镜走出来的时候，崔齐山把我领到了医院的一个